

# 傻子

许长军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傻子

许长军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声

封面设计：岳大地

傻 子  
sha zi

许 长 军 著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外文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2 ·插页3 ·字数240 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100

---

ISBN7-5317-0369-6/I·370

定价：4.30元

## 目 录

|                      |        |
|----------------------|--------|
| “徐秋影案件”始末·····       | ( 1 )  |
| 苦偷情·····             | ( 32 ) |
| 傻子·····              | ( 84 ) |
| 月朦胧 岛朦胧·····         | (112)  |
| 身外有个倾斜的世界·····       | (139)  |
| 绑架日本军妓·····          | (169)  |
| 203 号单身汉宿舍·····      | (227)  |
| 在另一种赌场上忏悔的高层次男女····· | (252)  |
| 摇篮男婴绑票奇案·····        | (276)  |
| 绿色的幽灵·····           | (316)  |
| 鹰的图谋·····            | (334)  |
| 走向灵柩时的灵感·····        | (390)  |

## “徐秋影案件”始末

一九五六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特影片《徐秋影案件》播映后，使全国多家报刊报道过的“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潜伏特务案”的故事更加震动人心！

肃反斗争刚刚开始，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就在东北解放最早的城市哈尔滨揪出了潜伏的蒋帮特务，根据真实案件“哈尔滨市邵玉魁乙号案”这一素材创作出来的影片，无疑得到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当然信服，人们无不赞佩和惊叹解放初期人民公安机关的破案能力，同时，也对影片中那个狡猾、世故、阴险的女特务丘涤凡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女特务丘涤凡的原型是哈尔滨市民政局的女干部邵玉魁。

然而，正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女审判员对哈尔滨市邵玉魁乙号案件所发的感慨那样：冤屈，太冤屈了！为什么自有利斧劈开了混沌的天地后，天地还常常有混沌啊？

有谁会在当年料到，在将近四十年后，“女特务”邵玉魁竟会接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她宣告无罪的“改判书”，终于，一起拖延了三十多年的冤案被彻底澄清了！

在哈尔滨市民政局为落实政策的邵玉魁分到的新居里，我见到的蹲了二十八年监狱如今又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的邵玉魁已经是近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但令人惊慕的是邵玉魁虽倍受冤屈，历经苍桑，即精神矍铄，气韵犹存。

“一个无罪的人，尽管她被关进了监狱，但心中的天地仍然比真正的罪犯宽得多。当然，我虽然被抓进了监狱——这·人间的另一个世界，可是我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我要活下来，我不能没有我这张喊冤的嘴。我心里非常清楚。监狱外不明真相的人们，包括我的同事、朋友，甚至亲人，也许不会想到公安、法律部门会出现差错，不会想到我这个女人是多么的不幸和冤屈。可是，铁窗外的春风和空气、鸟鸣，对任何人没有界限，我要等到活着出狱重新拥抱生活的那一天。我曾是个有着烂漫的幻想的女青年，我热爱生活，热爱事业，我不容有谁剥夺我这种权力。是的，我在狱中曾祝愿自己活到八十岁，在这个年岁之前，我能洗涮冤屈，清白为人。”

听了她的这番话，我暗暗折服这七旬老人的严谨的口才和坚毅的生活态度，望着她生满细密的皱纹的脸庞和头上稀疏的银丝，我不禁眼角湿润了。

邵玉魁沉默了，罩着老花镜的两眼慢慢转向了窗外。

窗外，正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

邵玉魁的表情象是陷入了对往事的追溯和回忆……

## 哈尔滨，“四大美女”头一名被枪杀，公安机关无力破案，此案暂时搁置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大员接管了哈尔滨市政府。

国民党大员们在市政府门前贴出告示，招考二百名女职员，成立“妇女协进会。”

日寇投降，哈尔滨的知识青年对祖国充满美好幻想。女知识青年纷纷报名应考。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被招考入取的女职员到哈尔滨市政府上班。

女青年邵玉魁一九三七年毕业于哈尔滨女一中，学业优良。她姊妹兄弟六人，她为长女，家境贫寒。而今她考入了市政府任职员，异常兴奋，怀着满腔热忱，来市政府报到。

当日下午，国民党大员通知入取的女职员到三楼开会，筹备市政府“妇女协进会”成立。

邵玉魁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选为妇女协进会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比邵玉魁小三岁，是当年毕业于女二中的学生，名叫赵洁珊。

就这样，邵玉魁和赵洁珊相识了，变成了同事关系。

按国民党大员们的意思，市政府所有女职员，都是妇女协进会的当然会员。

邵玉魁和赵洁珊很快对国民党大员们的官场作风和腐化

生活讨厌起来。她们发现，国民党大员们很少关心祖国的前途，而茶余饭后，却常在一起品评女人的相貌。

赵洁珊眉目俊秀，容色姝丽，平素又会修饰，被国民党大员们评价为哈尔滨“四大美女”的头一名——容貌美。

邵玉魁线条姣好，丰腴大度，一笑一颦都有一种美不可言的神韵，被国民党大员们封为哈尔滨市“四大美女”的第二名——气度美。

国民党在哈尔滨好景不长，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主联军攻进哈尔滨，国民党大员们在两天前仓惶南逃。

民主联军接管了哈尔滨市政府，成立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邵玉魁任了市临时参议会的财会员。

赵洁珊去了市文教局当秘书。

她们仍都在市政府的同一幢大楼里上班，仍友好地进行着同志间的来往。

光阴荏苒。两年多过去了。人们还记着国民党大员们品评的哈尔滨“四大美女”都是谁。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邵玉魁休假，她正在家中给自己和刚跟她结婚不久的丈夫王长春缝新衣裳，忽然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赵洁珊单位的负责人李跃忠和一个叫马季的公安人员。

公安人员马季坐下后，对邵玉魁说，赵洁珊于一周以前的十一月六日晚，在哈尔滨市松花江沿江上俱乐部西侧铺着碎石块的水边上被人枪杀了。



邵玉魁脸上现出震惊的表情。一周前，她就知道赵洁珊失踪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她竟遭了人的枪杀。

马季谈了赵洁珊被害现场的情况。赵洁珊被害时仍穿得时髦，身着一件咖啡色短大衣，下套一条蓝制服裤，脚上蹬着桔黄色皮鞋。遭枪击时身子是向前倾倒下去的，右腿弯曲着，子弹从脑后偏右射入由左太阳穴打出。她的衣兜里装着一枚刻着“樵英”字样的圆形木料图章和一个小笔记本。

邵玉魁为赵洁珊的惨死而悲痛。她向马季谈了所掌握的赵洁珊失踪前的情况：

十一月六日（赵洁珊被害当天）是周六，这天早晨，邵玉魁在办公室接到了赵洁珊打来的电话，她求邵玉魁帮忙给织一个钢笔套，并嘱咐是二号钢笔的笔套。谁都知道，邵玉魁有一手绝好的编织活计，市政府大楼里的同志，好多人求她给打过毛衣，织过钢笔套。

快到下午两点时，赵洁珊来到邵玉魁的办公室。邵玉魁半开玩笑地问她：“求我织钢笔套，是送给哪个情人吧？”

赵洁珊撒娇地笑着说：“等织完了，交给我时再告诉你。”她和邵玉魁说笑了一阵后便走了——这就是赵洁珊和邵玉魁最后一次见面。

等到了星期一，赵洁珊没来取钢笔套。赵洁珊的妹妹赵洁玉却来问邵玉魁，知不知道她姐姐做什么去了。赵洁玉对邵玉魁说，姐姐赵洁珊近来已有几夜没回家去住，过后家中母亲问到夜不归宿的原因，赵洁珊说是住在办公室看书了。这次赵洁珊失踪是从上周六至今天一直没人看见。邵玉魁心想赵洁珊一定是跟哪个情人秘密约会在什么地方。她还劝赵

洁玉用不着为赵洁珊着急，她有腿会回来的。

公安人员马季记下了邵玉魁的话后，对邵玉魁说凶手在十一月六日晚下小雪时杀人，连脚印都没留下，很难破案。

根据赵洁珊年轻美貌，追求者多这一疑点，公安机关首先想到了情杀的可能性较大。

赵洁珊被害时身上带着的那枚图章上的人名——樵英，是赵洁珊的同事。公安人员了解到樵英是赵洁珊最喜欢的男青年。他很有文采，会写剧本，赵洁珊参加过他编写的话剧剧本的演出，他们两个人常在一起到美丽的松花江畔散步、交谈……。赵洁珊被害的晚上，樵英在哪里？公安人员后来查明，樵英那日患了感冒，下班前他来办公室向领导补假时，赵洁珊还没离开办公室，她和樵英聊了一会儿，赵洁珊装好了小背包，把小背包放在桌子上没带，临走时还嘱咐樵英在办公室等她一会儿。

樵英等赵洁珊直到晚上九点多，她仍没来。樵英就回后楼宿舍里睡下了。

与樵英同时追求赵洁珊的男青年还有两位，一位名叫贺安，另一位名叫冉猛。

贺安是当时在哈尔滨办公的《东北日报》的记者。公安人员很快解除了对他的怀疑，因为报社领导做证，赵洁珊被害时，贺安在编辑部处理工作，一直忙到深夜，没有外出。

冉猛在市法院工作，并且配有枪支。他曾因求爱遭到赵洁珊的拒绝而大动肝火，给赵洁珊写过恫吓信：“……如果你拒绝和我结婚，那你休想和另外的男人结婚，我将报以严厉的手段……”在检查冉猛佩带的枪支——二号撸子时，又

发现他丢了一粒子弹。

公安人员对冉猛的怀疑越来越大了。然而，没过多久，有人证实冉猛的那粒子弹早在赵洁珊被害前就丢失了，赵洁珊被害的晚上，冉猛也没有出门。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赵洁珊的父亲赵富瑞交给公安人员十几封有人寄给他的文字下流的信件，信的大意都是“你女儿乱搞恋爱，我不会让她好死……。”公安人员一筹莫展，案件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凶手在哪里啊？

## **爆炸新闻：“四大美女”第二名被捕，女特务杀害了女特务……**

春天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哈尔滨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怀孕八个月的邵玉魁哼着歌子，来哈尔滨市政府民政局上班。她是快活的。她觉得生活就象这刚刚到来的春天的风，暖融融地正撞击着胸膛。她出身于贫苦之家，父亲辛辛苦苦地经商养家糊口并供她姊妹兄弟们念书。邵玉魁在哈尔滨女一中毕业后，年仅十九岁就一个人去呼兰谋生，在呼兰西站小学当了女教书匠，她承认自己是个要强的女子，她害怕失业可又屡屡失业。民主联军进哈尔滨后成立了人民政府，她为自己有幸成为留用人员而高兴得请弟弟和妹妹们吃过一次麻花。邵玉魁清楚自己文化好、年纪轻，应当自觉地为新中国出色地工作。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起，邵玉魁已转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当秘书，她的工作和为人一直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

这不，她上班刚进办公室，科长就派她这个已有八个月身孕的女同志出差去沈阳，她也愉快地接受了出差任务。

中午，邵玉魁回家跟丈夫王长春告别。

丈夫王长春在道外区工商局工作，他厚道老实，对妻子邵玉魁怀孕八个月还因公出差虽然心疼，可一想也是为了工作，就没说什么。他找出他和邵玉魁结婚时买的一条廉价的人造毛毯子装进邵玉魁的手提包里，叮嘱说：“注意身子，等回哈尔滨时给我拍个电报，我好去车站接你。”这对年轻的夫妻哪里会想到，这次分别，竟是这个美满的小家庭毁灭的序幕，邵玉魁没有顾得上吻亲爱的丈夫一下就匆匆地离家去赶火车了，她迈出这个家的门槛，怎么会知道竟再也没有权力返回这个家门啊！丈夫塞给她的这条毛毯竟成了她此后二十八年监狱生活的伴物。

当南下的火车驶进哈南的王岗小站，车停了，几个公安人员走进车箱把她叫下车门，推进了一辆吉普车。一个公安人员这才朝畏缩在车后角落的她亮出一张纸条——那是逮捕证，上边写着罪名：反革命邵玉魁。

邵玉魁如雷击顶，懵了！她的身子不由连连颤抖。

下午四点多，吉普车把邵玉魁带进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后门。

邵玉魁被关押进一间圆静的光线昏暗的大屋子里。

这时，她冷静些了。她曾安慰自己别紧张，人民的公安

机关不会冤枉好人，抓错了人总难免，但会很快放出去的，是假真不了嘛。

傍晚时，一个长对大眼珠子的男人走进门，在屋里给邵玉魁送饭来的公务员叫这个人“科长”。

科长鼻子哼了一下，脸上没一点和气表情，两只眼睛透出彥人的光，射向了邵玉魁。

邵玉魁毕竟是个女人，她慌惶地装着镇定，可倒显得尴尬和紧张。

“怎么还让特务分子带着手表？”科长说罢，气愤地一拍桌子。

很快有人过来撸去了邵玉魁手腕上的手表。

科长铺开审讯记录簿，开始审讯邵玉魁了。

邵玉魁这才想到自己的大弟弟邵莲魁早在一个多月前“因酗酒斗殴”被公安机关拘捕了，他的被捕情景跟她一样相象，在去往安达的火车上被抓走的。现在邵玉魁明白了，弟弟邵莲魁分明不是酗酒斗殴，也有可能是被当作特务抓的。

邵玉魁猜对了。

赵洁珊被枪杀后，这起刑事案搁置了三年多仍没办法破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赵洁珊的父亲赵富瑞亲笔写信给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追促有关部门早日破获他女儿赵洁珊的案件。信转到哈尔滨市政府的领导同志手中，市政府重视起来，命令哈尔滨市公安局限期破获赵洁珊被害案。

限期破案四个字得到了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很快把赵洁珊被杀案移交给公安三处去办，在侦察科内成立

了“乙号案件侦破组”。

侦破组的公安人员翻看赵洁珊死前的遗物，在一张纸上见到了这样的字迹：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公安人员看不出这是赵洁珊抄录的鲁迅先生于二十多年前在著名的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痛斥国民党法西斯暴政所写的一段话，却把这段文字分析成了赵洁珊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满所流露出的反动思想。一起本来可以侦破的刑事案竟由鲁迅先生二十多年前写下的对国民党暴政的忿慨之辞做了引线，人为地向所谓的政治案看去——一起建国以来罕见的大冤案就要造成！

可悲啊，可叹啊，曾笃诚地允诺过“青年必胜于老年，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的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竟害了几个血气方刚的后辈青年。伟大的鲁迅先生如有灵在天，将会怎样的痛悔和悲哀啊！

据侦破组的公安人员讲，他们是很注意发现敌情寻找线索的，他们说在赵洁珊死时身上带着的小笔记本里有一张窄窄的纸条，这张纸条上写两行钢笔字：“水道街10号、工厂街25号。”根据这两个门牌号，他们进行了实地考察，原来这两个门牌号是两条街通向同一家前后门的门牌号码。赵洁珊被害那时，这座房子的户主叫邵植华，邵植华的女儿正是跟赵洁珊在国民党大员的“妇女协进会”一起工作过的邵玉

魁。

这时，公安三处的一位领导在侦破会议上严肃地强调指出：“应该追查。……如果到今天有谁还从情杀方面着眼，认为女的就可以不注意，谁就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段原本就特别机械的“强调指出”竟被当时的报纸以为有政治头脑的公安干部的英明论断加以赞赏过）。

于是，侦破组开始放弃了“从情杀方面着眼”的做法，把精力都集中到了侦查和分析老邵家上来了。这种主观主义的破案方法，使公安人员眼下的老邵家人怎么看都象“窃铁者”。

邵玉魁自不待言。

邵玉魁的大弟弟邵莲魁和小弟弟邵亚魁都当过国民党兵。后来什么原因从长春逃回哈尔滨不明，是开小差还是有意回哈尔滨为国民党效劳？

邵玉魁的妹夫李子和是国民党特务刘精一发展的情报员，一九四八年十月他随同新七军向我军投诚，是投诚还是有意打入革命队伍内部潜藏？

其实，这时的邵莲魁、邵亚魁和李子和，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新中国做工作。邵莲魁心灵手巧，修打字机、修计算机、修手表都是拿手活儿，邵亚魁早已去革命队伍工作了——在东北军区后勤部第三医务所当见习医生，李子和在哈尔滨市建筑工程公司当财务组长，公安人员去调查时，公司的负责人曾实实在在地肯定说：“李子和工作能力强，又踏实、肯干，领导财务组的工作很出色，为了表扬他的成绩，公司奖过财务组一面锦旗，上面写的是‘再接再厉’。还给他

加过一次薪金，几次想提拔他做会计股长。”

确实象当年的报纸歌颂的那样，“侦察员们没有轻信这些话，进一步发现了哈尔滨市鸡鸭公司的李竹坡和李子和有关系。”

李竹坡是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曾窝藏过敌特刘精一，现又因贪污小额公款被法院判刑，监禁在道里监狱里，

其实，邵玉魁与李竹坡根本就不认识。可公安人员提审了李竹坡。让他继续交待刘精一特务组织的活动情况，还审问他李子和能不能通过邵玉魁姐弟搞情报，市政府文教局漂亮的女秘书赵洁珊能不能也为他们搞情报。也许吃够了坐牢之苦的李竹坡一个心眼想着“坦白从宽”，竟糊里糊涂地交待说邵家姐弟可能给李子和提供情报，赵洁珊也可能帮着搞情报。

一个在押犯人用估计性质的口吻交待的“情况”，竟使侦破组的公安人员十分兴奋，感到断线结网，一个反革命的敌特组织就要被挖出。

在提审李竹坡之前，侦破组已发现邵植华家原住屋有地窖，尽管那地窖像当时哈尔滨许多居民家中蓄菜的地窖一样存了半窖子水，但政治嗅觉灵敏的公安人员还认定这就象是敌特活动的地方——黑暗的据点。又了解到，在赵洁珊被枪杀后，邵植华曾向工商联合会交出一支崭新的“三号撸子”，交枪时“枪照”上标明十五粒子弹，可邵植华只交出十四粒，那粒子弹哪里去了？况且，法医也表过态了：赵洁珊确实被三号撸枪杀害的。

于是，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先逮捕



了邵莲魁。

在十几次的审讯中，邵莲魁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和邵玉魁、邵亚魁参加过刘精一的特务组织及杀害赵洁珊等罪行。可按二连三的审讯用的是“攻心战”加“持久战”，邵莲魁的身体拖垮了，精神也崩溃了，他终于按着预审员“指供”的要求，被迫编供出赵洁珊也参加了他们的特务组织，为刘精一提供情况。

关于“三号撸枪”，邵莲魁开始做了如实的交待：堂舅是个满族人名叫定兴五，旧中国时当过哈尔滨探侦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定兴五弃官不作，带着小老婆回沈阳了，把这支三号撸枪寄存在了邵家。一九四五年冬天，那时邵家住哈尔滨马家沟教堂街58号，那是苏式木板结构的平房，邵玉魁的二弟弟邵亚魁闲着没事玩耍似地找出这支三号撸枪朝地窖的木梯子开了一枪，木梯子上存有弹孔，这就是那粒子弹的去向。

预审员很不满意，因为目的是使邵莲魁承认杀死了赵洁珊。

邵莲魁由委屈、惊惧渐渐变得痴呆了。他已感到预审员早认定他就是杀害赵洁珊的正牌凶手了。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赵洁珊，他从来都没杀过人，有一年他帮岳父张家杀了一只鸡，吓得晚上睡觉时还做了恶梦呢。可如今他清楚公安机关要把五年没破了的凶杀案，以他顶凶手结案了，如果自己不按预审员的“指供”去认帐，等于自讨“抗拒从严”的苦吃了，先保住性命再说吧。于是，他索性与预审员“合作”起来，编供说赵洁珊是个动摇的女特务，他和姐姐邵玉魁等